

G517/20

朋友还是对手

——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

(美) 迈克尔·H. 阿马科斯特 著

于铁军 孙博红 译

袁明 校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美)阿马科斯特著;
于铁军,孙博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
ISBN 7-5011-3887-7

I. 朋… II. ①阿… ②于… ③孙… III. 日美关系 IV
.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514 号

Friends Or Rivals

Copyright ©1996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7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朋友还是对手

——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

[美] 迈克尔·H. 阿马科斯特 著

于铁军 孙博红 译

袁 明 校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北京通县西定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207,000 字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3887-7/D.621 定价: 15.80 元

中文版序言

本书的英文版是在1995年秋完成的，第二年春天首次付印，随后不久便在日本翻译出版。1997年仲夏，我的朋友、北京大学教授袁明女士告诉我这本书正在被译成中文，并要求我为此书的中文版写一篇新的序言，我高兴地予以从命。

本书主要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如果它能够对中国读者了解美日关系的内容及其发展状况有所帮助，那就更好了。中国在美国日关系中拥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中美日三角构成了当前及未来亚洲均势的核心，所以保持美国与东京和北京的“适当”关系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必须被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

自从本书付梓以来，华盛顿与东京和北京关系的轮廓又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拿我们与东京的关系来说，贸易摩擦虽未消失，但已经减弱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美国经济的实力。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得到控制的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对贸易逆差的担心似乎减弱了。目前，他们的注意力更明确地转向国内问题，如削减联邦赤字、提高教育质量、对付犯罪以及改革政府补贴计划等。除此之外，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提供了解决双边贸易争端的多边机制，这有助于双边贸易纠纷的非政治化。对比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本宏观经济状况的长期低

速，使我们处理经济关系时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美国人恢复了对自身竞争力所抱有的信心，而日本政府和财界则更加重视美国的经济力量。

当然，在贸易问题上，中国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断增长——在近几个月已超过我们的对日贸易逆差——已使一些美国贸易官员和国会议员的注意力从东京转向了北京。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仍未解决，美国和日本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的差异仍会继续表现出来。这些差异看上去是细微的、主要是策略性而非根本性的；两国政府都支持中国在符合世贸组织目标的条件下加入到该组织当中。像往常一样，问题出在细节方面。

自1995年夏末在冲绳发生的野蛮强暴少女事件使人们对美日同盟的持久性提出疑问之后，美日安全关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1997年9月底，华盛顿和东京宣布“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工作已经完成。修改后的“合作指针”首次澄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旦爆发地区危机，日本的武装力量能够做些什么。如果得到日本国会的批准，新的“合作指针”将准许日本主要提供后方地区支援，授权东京在一旦出现地区紧急情况时提供民用港口和机场供美军使用，并使东京在战斗区域之外从事扫雷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成为可能。

我认为“合作指针”的修改是适时的。它们将加强美国人当中对美日同盟的支持。它们也使得日本在不改变其军事力量的防卫定位、不放弃其无核原则、不损害其反对履行海外战斗职能的一致和不修改其宪法的情况下对自身的作用和任务作出调整。

从报纸上的报道来看，中国对修改后的“合作指针”的反应有着程度不等的怀疑和保留，有的抱有矛盾态度，有的则是敌视。我认为批评性反应可能反映了某种误解。修改后的“合作指针”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它们也没有使美国与日本防卫合

作的地理范围发生改变。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我们都没有在寻找一个取代苏联威胁的对手。美日同盟是防御性的，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许多亚洲国家的信心之源。我希望它能够继续发挥这种作用。

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能够重新建立起一种更加卓有成效的政治关系，避免或者纠正这种误解便会容易多了。江泽民主席即将对华盛顿进行的政治访问和克林顿总统明年对中国的回访为此提供了机遇。两国领导人都承认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最信任的顾问之间进行定期的官方交流的重要性。双方也都认识到合作所带来的利益以及这样一种危险，即如果我们对彼此所关心的事务不闻不问或者不够敏感，听任问题积累下去，那么中美关系便有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

这并不是说中美关系的重大改善将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观点不一致，而且我们的利益也不同。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在关注着各自的国内问题。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讨论在两国当中也在进一步发生分化。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为把我们的关系置于更加平稳的基础之上而作出重大努力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大。朝鲜半岛上的不确定性提醒我们，有必要开展有效的合作以促进该地区的稳定。中国顺利收回了对香港的主权，从而使一个具有潜在爆炸性的问题得到暂时的平息。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五大确认并加速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不仅有助于保持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而且会扩大其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政治改革——最主要的是行政分权、稳步扩大中国人民所享有的个人自由以及令人关注的基层民主程序试验——在美国新闻界引起了相当多的重视（尽管多数报道仍旧是批评性的）。特别是，在25年多以前发表的处理台湾问题的《上海公报》中所建立起来的框架依然有效。我坚信，如果这个框架能够被继续保持下去，并且所

有各方都表现出耐心、克制和创造力，一种彼此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最终是可以被找到的。

这样，在过去两年当中美日关系显著改善的鼓舞下，我希望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一个前景更好的时期。以美国人的观点来看，我们最重要的利益之一就是要避免在发展同北京和东京的稳固关系时面对一种两者择其一的选择。正如我不认为中国应该以一种焦虑的心情来看待一个牢固的美日同盟一样，东京也不必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友好关系而感到惊恐。就此而言，东京和北京的合作关系也不应该引起华盛顿的不安。但搞好这种微妙的平衡需要各方目标一致、交流畅通，并且要拥有一种分寸感，所有这些近些年来在我们每个国家当中都不再是罕见的了。

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

1997年10月3日于华盛顿

原书序言

美日关系正处于转变之中。40多年来，东西方之间的争斗为美日同盟的存在提供了动机和环境，所以，冷战的结束对美日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美日同盟当然可能会演进成为一种更加平衡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如若不然，日益加剧的商业竞争可能会推动产生新的地缘政治角逐。未来不是预先决定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发生。

这本书所探讨的是美国为使其与日本的关系能够适应冷战后时代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的努力。本书既不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而是对正在改变美日关系的那些事件加以分析和思考的一种尝试。在本书中，我试图评价什么对劲儿、什么不对劲儿，以及未来我们如何才能把我们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置于更稳固的基础之上。

作为1989年5月至1993年7月的美国驻日大使，我拥有观察这种转变的有利位置。而且，由于在这段独特而又有趣的时期内我在东京负责处理我们与日本的日常关系，我实际上也直接参与了关键性决策的实施。尽管我并不象学术界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日本通”，但当我担当起在东京的职责之时，我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方面也并非毫无经验。60年代，我曾在位于日本三鹰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教了一年书。70年代，我在东京的美国使馆

担任罗伯特·英格索尔大使的特别助理。后来我基本上呆在华盛顿，先后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五角大楼的国际安全事务部门以及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司从事与亚洲事务有关的工作。作为1982年至1984年的驻菲律宾大使，我观察了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利益的相互作用。1984年至1989年，我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这又使我具备了监管我国亚洲政策的经验，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日政策。由于以上经历，我在日本的决策圈子中有许多熟人，同时，对于那些最为敏感的问题，我也相当熟悉。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日本发生巨变的时期。当我抵达东京时，日本还处于“泡沫经济”的顶峰；到我离开的时候，它正经历着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强的经济衰退。我就职后不久，自50年代中期以来便一直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丧失了其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在我任职期满的前一天，自民党又失掉了其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沦为在野党。当1990年8月科威特危机爆发时，日本政府表现得束手无策，面对盟国的期望和本国国民的焦虑，一连几个星期都作不出个交代。三年之后，作为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权力机构的成员国之一，日本向柬埔寨派遣的一个自卫队工兵营完成了其在该国的维和任务——这是自1945年以来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军事人员。

一些专家声称，日本丝毫未变，我却认为上述变化非常重要。这些变化是由于世界基本战略、经济和政治现实的剧烈调整以及美日两国政权国内基础的相应变化而引发的。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并对美日同盟的有效性和必要性提出了疑问。这使得太平洋两岸的政府官员开始探究东西方角逐的终结所可能给日本和美国带来的更大的外交灵活性。尽管冷战的结束并不必然使东京更愿意减少或者消除我们双边经济关系中显然存在的不对称，但它却使得华盛顿不再象以前那样迁就这些不对

称了。

世界经济体系同样处于巨大转变的阵痛之中。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并削弱了各国政府控制本国货币价值的能力。生产过程的全球化改变了贸易的内涵。跨国公司的力量和流动性的急剧扩大使各国政府和这些大公司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正在转归私人部门的话，那么同样，国家也不得不与在欧洲、北美和亚洲出现的区域性贸易安排展开竞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处理一种复杂且高度相互依存的双边经济关系变得更为困难。

本来，即便在最为寻常的年代，要对付世界政治战略及其经济基础中所发生的变化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使美日关系适应这些变化的难度因其时两国相对力量所发生的根本性转换而进一步增加。这种转换的确切范围和内涵也不是不言自明的。1989年，日本经济呈上升趋势，而美国则呈下降趋势。到1993年，形势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两国的领导人和公众都对被他们称之为相互依存的东西感到不安。

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地理学也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转向太平洋地区，这加强了亚洲国家的政治影响，并使美、欧、日三边磋商演化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之间的磋商。日本将此视为一个表明其自主性和领导地位的机遇；美国领导人虽在口头上说要更加重视亚洲，但在实际上仍深陷于其它地区，如在欧洲清理冷战的残余，而在波斯湾则打了一场“热战”。

国内政治的考虑对调整美日关系的努力也有很大影响。美国人的注意力正在转向国内，但由不同政党把持的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相互掣肘使解决长期遭忽视的财政和社会问题的努力复杂化。与此同时，日本人则在寻求国际社会对它们所取得的重大经济成就给予更多的承认，但他们发现，日本的政治过程——这种

过程适应于“追赶型”资本主义并习惯于把安全和外交问题留给其它国家——阻碍了其对新的国际竞争作出明确反应的努力。

国际环境和我们各自社会中的变化所产生的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到本书中所阐述的所有事件。我并不奢望从中总结出什么全新的理论创见。我的目标是重现我们为使美日关系适应这些冷战后的新的现实而作出的尝试，在书中我也不时就我们如何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提出一些建议。

本书的第一章回忆了在我准备赴东京上任时，我们两国之间日益加强的经济相互依存看上去在美国人和日本人中间所引起的矛盾心理。第二章到第五章叙述了布什政府在下列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使双边经济关系更加平衡；使美日同盟适应一个威胁正在减少的安全环境；要求日本向把萨达姆·侯赛因驱逐出科威特的多国联盟提供援助；策划与日本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外交伙伴关系。

由于我在日本的任期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只有6个月的时间，因此我对克林顿政府对日政策的分析只能是一种由一位尚且算得上是有经验的旁观者所作出的密切观察。这段评述构成了本书的第六章。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我试图对未来数年中所可能看到的日本的变化轨迹及其对美国决策者所构成的挑战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个人坚信，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密切联系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我并不想掩饰这种信念。即便如此，在本书中我还是尽量保持某种分析上的公正性；对这几年转变期中所取得的成功和所遭到的挫折，我既没有夸大也没有隐瞒。我为这些思考选取了《朋友还是对手？》这样一个题目，它反映出我的希望和信念：美日两国仍将是亲密的朋友。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彼此对立的倾向已开始重新加强。

在东京，我在外交领域努力工作，而我的夫人波妮则把她的

大量时间花在演奏音乐和结交朋友这两项很有价值的事业上。她的许多朋友都是艺术家，她和她们中的许多人——其中包括长濑礼子、岩崎节子和近年来的中村浩子，后者是日本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一起演奏合奏曲和二重奏曲，既为了获取个人的愉悦，有时偶尔也为慈善事业举行公演。我常常想，波妮和她的伙伴为美日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成功的演奏需要艰辛的工作、不断的练习，甚至在演奏自己那一部分时也要留心同伴的演奏。如果我们两国能够以相似的态度来处理我们的事务，那么我们便不必担心友谊会转变为角逐了。

1994年8月11日，美日关系又给我和波妮带来了一项新的收获。我们的儿子斯科特和他的妻子 Miho 为我们生了第一个孙女——萨曼莎·米·阿马科斯特。这本书就献给萨曼莎——美日合作所产生的一个喜庆成果。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	-------

原书序言	(1)
------------	-------

第一章 相互依存的前途和风险	(1)
----------------------	-------

●相互依存的概况	(2)
●相互依存的挫折	(6)
●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	(10)
●日本的挫折	(14)

第二章 减少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	(21)
-----------------------	--------

●贸易和投资问题的诸方面	(23)
●校准天平	(31)
●“大夫，治治你自己吧！”	(31)
●部门谈判	(34)
●结构性障碍倡议 (SII)	(39)
●“乌拉圭回合”	(49)
●宏观经济协调	(53)
●更加平衡的资本流动	(58)

● “外压”	(61)
● 资产负债表	(65)
第三章 重新分配共同安全的负担	(69)
● 美日同盟中的冷战遗产	(70)
● 调整美日同盟以适应冷战后的世界	(77)
● 《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78)
● 驻日美军水平	(79)
● 分担费用	(81)
● 日本防卫的预算、作用及任务	(82)
● 核问题	(84)
● 更加平衡的防卫技术交流	(85)
● 日本人提倡的调整	(89)
第四章 海湾战争	(93)
● 分担费用和 risk	(96)
● 个人的关注	(106)
● 人质外交	(108)
● 维和行动法案	(110)
● “沙漠风暴”	(115)
● 事后剖析	(122)
第五章 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126)
● 概念	(126)
● 议程	(127)
● 处理与亚洲其它大国的关系	(128)
● 解决地区冲突	(139)
● 加强新生民主国家的经济基础	(148)

●创建亚太经济合作框架.....	(151)
●加强科技合作.....	(154)
●促进三边主义.....	(157)
●照顾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上的愿望	(158)
●布什总统的东京之行.....	(161)
第六章 克林顿政府的对日政策.....	(172)
●过渡时期.....	(174)
●克林顿政府的贸易政策.....	(176)
●东京首脑会晤.....	(182)
●寻求达成贸易协议.....	(185)
●其它问题.....	(191)
第七章 日本往何处去?	(199)
●日本经济是“太阳西沉”吗?	(200)
●政治和行政改革的前景.....	(209)
●日本会变成军事大国吗?	(216)
●东西方之间的日本.....	(222)
第八章 对美国的挑战.....	(229)
●变化中的相互依存.....	(229)
●要做些什么?	(239)
●美日同盟的未来.....	(248)
●重新塑造政治关系.....	(258)
译后记.....	(263)

第一章 相互依存的前途和风险

1989年初，当我还在等待出席驻日大使任命的确认听证会时，应我的朋友山本正先生的要求，我会见了一批来自日本的访问者。多年来山本正先生已组织了无数个日本交流项目。访问者们要我预计一下在处理两国政府日常关系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将是什么，我回答说，为听证会所做的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加深了我对我们之间关系的两点中心印象：首先，美国和日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相互依存；其次，太平洋两岸的人民均发现，这种现实令人深深地不安。我所建议的解决办法不是去消除这种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看来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而是通过对等地分享它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好处，使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对美日两国来说都更加愉快一些。

那年春天我四处旅行，会晤与日美关系有利害关系的美国各选区的领导人。每到一处，我都体会到美国人对日本人的那种矛盾心理。里根政府的发言人总是象唱颂歌一样重复我的前任迈克·曼斯菲尔德的说法，即美日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绝无仅有的。但在国会、工会、工商界、舆论界和学术圈子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关系并非那么顺当。这反映在当时流传甚广、令人耳熟能详的一种说法中：“冷战结束了，日本人赢了！”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似乎越来越反复无常了。伴随着对

日本强大的工业能力所抱有的敬意日益增长，美国人对日本在诸多美国传统上拥有优势的经济部门发动夺取市场份额的猛烈攻势所怀有的恐惧感也日益增加。作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老资格成员，李·汉密尔顿向我回忆起他的一段颇有代表性的经历：1989年去印地安那州的西摩尔访问时——这是一座小城，其特色之一是该城至今仍庆祝“胜利日”（对日战争的胜利）——当地选民谈论的主要话题是在城里和附近刚建立的几家日本工厂。一些当地人对此事很热情，另有一些人则既愤懑又烦恼。之所以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原因很简单：那些在日本工厂找到活儿干的人称赞日本人；没找到的则指责日本人。在美国的农场、工厂、课堂和董事会的会议室中，我们都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两国之间这种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对日本抱有很多看法，而这些看法通常是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相互依存的概况

80年代后期，美国和日本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原已存在的经济上广泛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对双方来说，对方都是本国最大的海外贸易伙伴、新技术的主要来源和最有价值的横跨太平洋的盟国。

双边贸易额接近1400亿美元。日本向美国提供了种类繁多、价格合理的高质量的消费品和各种尖端的工业设备。同时，美国的农场主为日本生产了相当比例的食品；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为日本旅游者制造了宽体喷气客机，而日本游客则是夏威夷旅馆和高尔夫球场最大的主顾。美国在日本拥有的公司生产和提供了价值近1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日本的跨国公司——主要是汽车和电子消费品公司——则在美国迅速地扩建生产设施，以对付美国国会中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此过程中，日本跨

国公司为美国中西部“锈迹地带”^①的经济复兴做出了贡献。

日本在美国投资的迅速增长引发了复杂的情绪。购买洛克菲勒中心和佩宝海滩高尔夫球场招致了美国人的不安与批评，而对生产设施的直接投资则为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收收入，并带来了技术转让和新的工艺流程。日本的资金帮助美国政府弥补了财政赤字。战略同盟关系使双方公司能够共享知识并分担开发新技术的成本和风险，这使得两国高技术企业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仅是表现在不断增加的贸易和投资上面。尽管苏联的威胁消退了，但美日同盟仍使双方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大的安全，并为亚洲其它各国提供安全保障。不断扩大的文化和教育交流丰富了两大民族的生活。80年代后期，日本已成为好莱坞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的通俗文化在日本大行其道。在东京打开电视机，你几乎没有可能不看到为了一件接一件美国货大做广告的迈克尔·乔丹、珍妮特·杰克逊或者阿诺德·施瓦辛格。美国乐队演奏的桑特利·霍尔、奥斯卡·彼德森和迈尔·托米的作品是东京高级俱乐部的首选曲目。每年在熊本举行的“乡村金曲节”上，美国著名乡村歌手的表演总是重头戏。在美国，主要的体育项目通常是由日本公司，如丰田、日产、本田、东芝等赞助的。正如森英惠^②的蝴蝶标志为好赶时髦的美国人所喜爱一样，比尔·布拉斯、多娜·卡伦和奥斯卡·德拉伦塔这些名字在追逐时髦的日本人中也正变得家喻户晓。在圣迭戈，你可以一边吃“寿司”一边观看“神父”队^③的棒球赛；在东京你也可以吃到送货上门的多米诺比萨饼——30分钟

① 与美国西海岸经济繁荣的“阳光地带”相对，喻指经济一度衰落的中西部地区。——译者

② 森英惠（1926～ ）：岛根县生人，日本当代最著名的女服装设计师和最成功的服装制造商，其作品和产品一般带有蝴蝶标志。——译者

③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支闻名全美的棒球队。——译者